

为适应所谓“大国竞争”需要，各军种纷纷进行兵力结构评估——

美军新一轮兵力结构调整折射霸权迷思

■吕涛

军眼聚焦

陆军考虑恢复师、军级实编建制作战单位，空军计划扩编作战中队，海军大幅扩充造舰计划，海军陆战队意图构建更加灵活的近海作战力量……自2018年版《国防战略报告》发布以来，美军战略指向和能力目标再次全面瞄准所谓“大国竞争”。在此背景下，美军各军种纷纷进行新一轮兵力结构评估，以明确今后一个较长时期内作战部队的框架、规模样式和建设重心，更好维护全球霸权。

动作——

调整方案纷纷出台 未来目标各不相同

美国国防部长埃斯珀日前在一场活动中披露了海军“战力2045”计划，提出要建立一支拥有500艘战舰的舰队。此次美国海军的兵力结构评估，注重顺应军事技术变革潮流，推动无人化、智能化舰艇平台转化为未来舰队的新型作战力量。美海军未来有可能大量列装无人舰艇，使大型水面战斗舰和小型水面战斗舰的比例由2016年《兵力结构评估》中的2:1调整为1:2，以在满足作战需求的同时降低受攻击风险和损失成本。

陆军方面，负责推进陆军现代化改革和旅战斗队重组的未来司令部提出，下一步陆军总员额需要继续维持在100万以上，现役部队员额或再次超过50万。美陆军还在考虑把师、军重新恢复为实编建制作战单位，以实施规模级以上的大规模多域作战。

空军方面，时任空军部长威尔逊2018年9月提出，在2030年前后将现有312个作战中队扩编至386个，需要新增兵力数万人。2019年，美国国会授权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论证未来空军架构问题，该中心提出的报告建议，将战斗机中队从55个增加到65个，轰炸机中队从9个增加到24个，无人中队从25个增加到43个，加油机中队从40个增加到58个。

海军陆战队方面，根据2020年3月发布的《兵力设计2030》报告，陆战队计划将兵力规模缩减7%；现役和预备役步兵营数量分别减少21个和6个，裁撤全部坦克连，增加轻型装甲侦察连等。未来，美海军陆战队意图依托小型步兵营、轻型两栖舰艇和中远程压制火力，



构建灵活机动、杀伤力和生存力大幅提升的近海作战力量。

太空军方面，2020年7月调整了“联队—大队—中队”这一部队编制结构，取消联队层级。负责态势感知、电磁网络作战、太空轨道作战等任务的作战大队改称三角洲部队，可直接向太空作战司令部、太空系统司令部、太空训练和作战司令部汇报。之前的保障部队则改称卫戍部队，负责为三角洲部队提供支援保障。目前，太空军已成立8支三角洲部队和2支卫戍部队。

动因——

着眼应对“大国竞争” 谋求提升联合优势

新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国防战略》报告聚焦应对大国之间的战略竞争。与此相适应，各军种战略也进行了相应调整。

比如，美海军战略指导思想开始从“由海向陆”式的前沿力量投送，转向“重心后置”式的分布式制海作战。此轮美海军兵力结构评估，意图依托舰艇平台打造灵活编配、机动组网和协同杀伤的作战体系。美国空军建设则将着眼应对大国竞争，致力于打造一支能够打赢高端战争的空中部队，以实现其“全球警戒、全球到达和全球力量”的目标。

近年来，美国军界、学术界先后提出一系列创新性战略和作战概念，如“海上

分布式作战”“灰色地带行动”“多域战”“敏捷作战”等等。这些概念既有联合的也有军兵种的，既有战略层面也有战术技术层面的。各军种提出的兵力结构评估，与上述作战概念和行动样式所蕴含的分散组网、一体协同、跨域聚合、集中毁伤等本质要义基本一致，可以说是在未来作战理论指导下进行的兵力设计。

因此，各军种的兵力结构调整，也体现出加强军种间一体化联合程度的意图。新一轮海上兵力结构评估的对象，除海军外还明确包含海军陆战队，提出要打造随时机动待命的“舰队陆战队部队”。美空军提出增加轰炸机、战斗机、加油机、无人机、侦察和指挥控制飞机数量，并通过敏捷作战概念与其他作战平台耦合成一体化杀伤链。

前景——

军费人员装备吃紧 后续发展缺乏支撑

正所谓“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虽然美军各军种都在筹划自身的未来力量结构，但这种调整面临着诸多挑战。

军费开支吃紧。国会预算办公室对美海军2020财年《30年造舰计划》的审查报告显示，仅按照355艘舰艇的建造目标核算，美海军每年在新造舰艇上的资金需求就至少要比其申报的预算多三分之一。各军种兵力结构普遍谋求调整扩充，经济可承受性问题势必凸显。

兵员数量问题严重。近年来，美军募兵不足和人员流失情况加剧，持续出现“用兵荒”现象。美国陆军计划在2020财年将现役常备兵力增至49.2万人，但由于无法补充足够兵员，不得已降为48万人。此外，兵员素质和训管水平下滑，导致美军近年撞船、坠机、起火、爆炸等事故多发，不利于兵力结构调整的平稳落地。

装备完好率不佳。根据媒体2019年的报道，美海军陆战队MV-22倾转旋翼机中，近4成不具备执行任务能力；空军61架B-1B战略轰炸机只有6架可正常执行任务，完好率不足10%；F-22战斗机服役以来，平均战备率仅有50%左右。装备完好率已成为影响美国各军种兵力结构调整效果的重要制约因素。

工业支撑乏力。美国政府问责局调查美海军新建和返厂维修舰艇情况后称，工期拖后和延迟交付已成为“标准现象”。美本土造船企业的订单消化能力、码头容纳能力、工人技术能力严重不足，海外前沿基地的保障能力同样堪忧。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美国数百家零部件生产商停工或破产，更加剧了供应链的困难程度。未来，美国军工部门的短板或将影响美兵力结构调整的推进落实。

（作者单位：军事科学院战争研究院）

上图：“罗斯福”号航母资料图片。在美国未来的造舰计划中，航母等大型水面舰艇数量可能会有所下降。

新华社发

军眼观察

近日，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与澳大利亚国防部长琳达·雷诺兹在东京举行会谈，双方就空中加油试验、无人机联合研发、航天和网络领域合作、军事人员交流等方面达成一致，并在日本自卫队向澳军方提供“武器等防护”问题上达成原则性共识。

2016年，日本政府通过“武器等防护”运用指针，允许日本自卫队在“未及武力攻击”的“灰色区域事态”下，使用武器对美军等“有助于日本防卫活动”的他国军队进行“护卫”。在任务执行过程中，日本自卫官“在根据事态合理判断有必要的限度内”可以使用武器。

由于设想中主要以美军舰船为保护对象，因此“武器等防护”也被称为“美舰防护”。日本媒体报道称，2017年至2019年间，日本自卫队共为美军提供32次“武器等防护”。未来，如果日澳双方就“武器等防护”达成一致，澳大利亚将成为继美国之后，日本自卫队提供“武器等防护”的又一对象国。

二战时期，日本与澳大利亚曾为敌对国，但战后两国逐渐走向和平共处。进入新世纪以来，日澳两国关系进一步升温，提升至全面的战略安全伙伴关系。双方防务与安全合作也不断提速。目前，日本是澳大利亚最主要的军事合作伙伴之一，澳大利亚也是日本提升地区安全影响力的重要目标国。

日澳之所以在安全领域急速靠拢，有着多重原因。

一方面，双方在战略上各有所需。对于日本而言，澳大利亚国力不强，地处重要战略位置，又同为美国盟国，并与自身保持着密切的经济与政治关系，获得澳方的支持有助于日本实现政治正常化和军事扩张的目标。

而从澳大利亚角度来看，加强同日本的合作有利于其扩大在西南太平洋尤其是东盟地区的影响力，提升其在地区安全事务上的话语权，实现自身“中等强国”的目标，同时平衡中国快速增强的地区影响力。

另一方面，日本和澳大利亚对于地区安全秩序构想也有不少相似的地方。两国都有突破联盟体系、构建更为多元的地区安全秩序的倾向，也都将对方视为构建地区安全秩序的重要合作对象。2007年3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与到访的澳大利亚总理霍华德签署《日澳安全保障联合宣言》。这是日本战后与美国以外的国家签署的首个防务合作文件。双方还确立了两国外长和防长“2+2”定期会晤机制。

当然，日澳两国的走近离不开美国的因素。日本和澳大利亚是美国西太平洋地区同盟体系的“北南”“双锚”，两国加强防务合作可以更好地区支援美军在该地区的军事行动，落实

日澳强化防务合作各有所图

■兰顺正

美国的“印太战略”。因此，美国不仅鼓励日澳加强双边安全合作，还有意搭建美日澳三边安全对话，推进美日印澳四方会谈，为日澳加强防务合作提供渠道。

不过，近年来美国对外战略出现收缩趋势。其不断要求盟友提高防务费用、承担更多责任，而自身对盟友的安全承诺与资源投入力度则在下降。因此，日澳两国加强双边防务安全合作，也有未雨绸缪应对美国主导权衰弱的意味。

日澳安全合作的增强不仅关乎双边关系的发展，也不可避免会对亚太联盟体系和地区安全合作产生冲击。日方扩大“武器等防护”对象国，会增加日本卷入武装冲突风险，对地区和平稳定造成威胁。对此，相关各方应予以高度警惕。

军眼荐书

人工智能颠覆未来战争



石海明、贾珍珍著 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

作为国际竞争的新焦点、社会进步的加速器、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军事变革的新杠杆，在机器学习、神经网络、大数据、资本市场等多重因素的激发下，人工智能目前呈现出跨界融合、人机协同、全维渗透的新态势。

本书以此为现实背景，阐述了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的革命性影响。在作者看来，人工智能以其独有的变革动因与时尚新标签进入决策视野，将极大程度影响未来战争的走向。

该书以此为基础提炼出了未来战争技术与趋势的众多观点，对读者感悟从传统战争到智能战争的变革之道提供了科学参考，具有较强的可读性及前瞻性。

（荣立民、夏平辑）

北岛海军航空兵基地——

美海军航空兵诞生地处境尴尬

■庄小好 寻树文

兵史地志

北岛海军航空兵基地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湾西部科罗纳半岛的北端，与附近的科罗纳海军两栖基地、波因特洛马海军基地、圣迭戈海军基地等组成了一个庞大的海军基地群。

1917年9月，美国海军正式进驻北岛海军航空兵基地。当年11月，该基地宣布服役，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座海军航空兵基地。作为美国海军航



空兵的诞生地，这里拥有美国海军现役最大的航空工业基础设施群，主要负责美海军航空技师和飞行员的训练，并为美军太平洋舰队的航母提供人员训练和全方位后勤保障与支援服务。目前，基地占地总面积约5800英亩，驻扎着23个飞行中队和75个常驻部队司令部。

北岛海军航空兵基地三面环海，一面与大陆相连，这也是其成为美国海军航空兵基地的一个关键因素。尤其是阿拉梅达海军航空兵基地关闭后，这里便成为美国海军在西海岸唯一一处可与核动力航母展开岸舰协同

训练的海军航空兵基地。这里最多可部署4艘尼米兹级和福特级核动力航母以及相应的4个航母攻击大队，容纳能力仅次于位于美国东海岸弗吉尼亚州的诺福克海军基地。目前，这里是3艘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卡尔·文森”号、“罗斯福”号、“林肯”号航母的母港。

虽然地理位置优越、历史显赫、设施完备，但该基地也面临着不小的压力。基地北部3海里就是圣迭戈市的林德伯格国际机场，那里每年有近600万人次的旅客流量。这也意味着北岛机场的很多航空操作业务将受到林德伯格机场的影响。当一个机场在使用航空基础设施时，另一个机场就要相应地调整自己的航空操作。

在这种情况下，北岛海军航空兵基地不得不将大多数飞行操作安排到机场的南部区域。然而，紧挨着基地南部航空机场的，是美国国内最昂贵奢华的高级住宅区之一和娱乐休闲胜地。频繁的飞行加重了当地社区的噪声污染，遭到强烈的反对。迫不得已之下，美国海军航空兵只好另寻出路，将相关兵力分散到其他受限制比较少的基地。比如E-2预警机，就重新部署到了位于圣迭戈北部文图拉县的波因特穆古海军航空兵基地。目前北岛基地只部署有S-3反潜机和H-46、H-60直升机等少数几种机型。

左图：北岛海军航空兵基地全景卫星照片。 资料图片

未来25年，美国计划将海军舰艇增加到500艘，企图以此维系其全球海洋霸权——

穷兵黩武的造舰计划难如愿

■李剑叶 吻

日前，美国国防部长埃斯珀表示，未来25年，美国海军将把舰艇增加到500艘。这一计划较原来的“355造舰计划”又有大幅增长，如果获得通过，将成为冷战结束以来美国海军规模最大的扩军计划。

二战结束以来，美国海上力量一直维持着庞大的舰队规模和强大的作战能力，影响和控制了全球几乎所有重要海峡水道和濒海战略要地，海洋霸权成为支撑起美国全球霸权的核心支柱之一。截至2019年底，美国海上力量总计40多万员额，拥有11个大型航母编队、10个大型两栖编队、290多艘大型作战舰艇，总吨位达到350万吨。如此庞然大物，还能被谁威胁得了？显然，持续扩大海军规模是美国抱守冷战思维、妄图进一步攫取把持全球海洋霸权的又一例证。

近年来，美国对国际形势快速变化的认知越来越负面。其在近年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等文件中，先后把中俄定义为战略竞争对手，并于2018年《国防战略报告》中正式将中俄作为主要“威胁”，体现出根深蒂固的对抗思维。美国传统基金会等智库也通过发布报告等形式“唱衰”美军，为特朗普政府增加军费提供理论支撑和政策框架，为增加国防预算提供依据。

与此相适应，美国海军在继承“空海一体战”“网络中心战”等作战概念的基础上，提出“重回制海”战略，主要措施包括强化反舰作战能力、扩大舰队规模至355艘等。

与此同时，在“分布式杀伤”“决策中心战”“马赛克战”等作战概念牵引下，美海上部队将由传统的“以兵力集中实现火力集中”向“兵力分散火力仍集中”转变。这是为适应信息化高度发展、智能化战争初露端倪的新战争形态变化而进行的主动自我调整，妄图抢占未来海战的制胜先机。

在这种理念指导下，未来美国海军小型化、无人化、智能化武器装备体系的占比将大幅增加，大型舰艇的数量将被进一步缩减。已披露的一份具体方案，将目前11艘核动力航空母舰削减到9艘，还削减了25艘巡洋舰和驱逐舰。而长期没有在美国中出现的轻型护卫舰，未来将可能成为数量最为庞大的骨干力量。

尽管如此，500艘舰艇的目标实现起来也并非易事。美军提出“355舰艇”计划4年来，仅将主战舰艇由2016年的280艘提高到了296艘，而原计划是2020年应达到308艘。要实现“500舰艇”的目标，美海军需要在未来25年内再增加200艘舰艇，且不说舰船工业能力能否支撑，以及如何维持这样一支庞大的舰队等问题，光是造舰费用就已经是相当可观了。

总体来看，美国海军“500艘造舰计划”能否如期实现还存在诸多未知。不过可以确定的是，在世界格局多极化深入发展的今天，冷战思维与霸权主义和时代格格不入，美国痴迷于穷兵黩武，只会劳民伤财，给全球安全带来更多危害。（作者单位：海军研究院建设发展研究所）